



[美] 欧文·华莱士 / 著

[全能者]

The Almighty



THE ANTHOLOGY OF
IRVING WALLACE

欧文·华莱士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0882491

全能者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47.6352
HLS3.29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19748/0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205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能者 / (美) 华莱士 (Wallace, I.) 著; 王金铃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华莱士文集)

ISBN 7 - 80145 - 074 - 4

I. 全…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489 号

全 能 者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 15.75 印张 347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 - 80145 - 074 - 4/I·29

定价: 27.00 元

版 权 声 明

The Almighty

根据 1984 年 A Dell Book 版译出

美国欧文·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未经书面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违者必究。

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否则视为侵权，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責任。



他直盯盯地向下瞅着那敞开的棺材。使他最为吃惊的是，他的父亲竟然显得那么渺小。在爱德华的眼里，那老头儿一直是一个庞然大物，而现在，僵硬的躺在棺材里的绸缎垫上，看上去很小。爱德华意识到，这兴许因为生命的元气已经脱离他的躯体的缘故。埃兹拉·阿默斯特德，这位现代社会的最伟大、最不可一世的新闻界巨头，以往总是那样充满着生气和精力，凌驾一切。眼下，他是那样渺小而僵硬。别的方面一切倒显得很得体，只有他的面颊红得不自然。殡仪员定是给他涂上了过多的颜色，他们以往对别的死尸也是如此化妆的。

爱德华·阿默斯特德转身离开了棺材，心里又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虽然父亲去世了，但他自己却没感到失去什么。

· 相反，他有另一种感觉。他非常愉快，好像身上卸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他扫了一眼放在棺材后面的一个个花圈，它们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半圆形花环。其中有一件摆饰很不协调，非常刺眼，一面由红、白、蓝相间的美国国旗绚丽地插放在一个架子

上。爱德华·阿默斯特德可以断定，那是《纽约记录》的全体职员敬献的。一位雇员讲，因为他听说在 1915 年给前任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举行葬礼时，曾有过一面花色艳丽的旗帜作陪衬，所以他认为埃兹拉也应该享有这样的荣誉。不过，爱德华·阿默斯特德觉得很不是滋味，这纯粹是为了迎合他父亲的报纸。

他听见他夫人汉纳，在前面不远处发出一声声揪人心肺的哭泣，顿时感到一阵内疚。他快速赶上前去，用手搀扶着她。她的手臂是那样的纤弱，像是一根火柴棒。他几乎已经忘了，近来她由于病魔缠身，身体很虚弱。

她抬起头来，那双湿润的眼睛望着阿默斯特德。“罗杰，”她嘴唇颤抖着说，“罗杰在哪儿？”

阿默斯特德招呼着儿子。“罗杰，过来照顾着点你妈妈。”虽然汉纳并不需要整日卧床休息，但是对她来说稍微站了些时间，也是一种痛苦。阿默斯特德补充说道：“快扶她上轮椅。”

阿默斯特德把汉纳交给儿子照顾着，然后朝敞开着的停放灵柩的门口走去。外面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前来向遗体告别的各界人士。他暗暗地提醒自己，步子不能迈得太轻快，与来宾握手要显得疲倦，没有力量，以表示对死去父亲的悲痛。来宾中有六位要人，他们是美国副总统，两位州长、市长、陆军参谋长和一位资格很老的宇航员。阿默斯特德面容凄楚地同他们一一地握手，感谢他们能前来为父亲吊唁。此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天早晨《纽约记录》头版上的一幅黑框漫画：画者以素描的笔法勾勒出埃兹拉爬向云端直冲奥林匹斯山的神态，画面上背景很浅淡，一些伟人站在云端欢迎他，他们是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温斯顿·丘吉尔、查尔斯·戴高乐、安瓦·萨达特、弗朗西斯·特·弗朗科、约翰·韦恩。阿默斯特德忽然想起，父亲和这些伟人都很熟悉，他活到了 81 岁的高龄，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和创立了宏伟的大业，人们把他和他们连在一块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默斯特德抹掉脑海中这些伟人的不朽形象，来到别的来宾和附近的忠实信徒中间。他步履沉重地向他们走去，希望自己那张罗马人似的脸上露出一些悲哀的表情。他朝忠实的助手哈里·迪埃兹和布鲁斯·哈姆斯顿点了点头，握了握报纸总编奥列·麦卡里斯特的手。使他稍稍感到吃惊的是，保罗·埃尔德里奇来到了他面前，这位《纽约时报》的老板是他父亲的主要竞争对手。仔细一想，埃尔德里奇的到来也没有什么感到惊奇的，因为他与父亲同属于美国东部的名流，又同是著名的东部大学的校友，他的到来倒是表现了他的君子风度，何乐而不为呢？（尽管如此，阿默斯特德怀疑，埃尔德里奇是出于对他少有温文尔雅风度的父亲奋斗成功的事业、拼命及进取精神的艳羡。）埃尔德里奇紧握住他的手，以示安慰，阿默斯特德也使劲地握了握，以此向人们表示，他们是报界的兄弟和朋友。

阿默斯特德徘徊在一群穿着老式衣服，但比较考究的女士中，他辨认出有些是为报纸做事的，有些是报纸雇员的家属。他不断地点着头，视线却在搜寻吉姆·内斯比特。他渴望看到她，那是一位体态迷人的年轻寡妇，柔软的头发，清澈水灵的大眼睛。不过，他很快明白她是不会来的。他也知道，她的存在是他许多年来一直憎恨他父亲的一个原因。他曾设法将这种憎恨归结为母亲在世时，父亲就私下与这姑娘来往过甚，并将她占为己有。但事实上，她体态迷人，又那么年轻，比他自己

的年龄还小得多，所以，憎恨其实出自对父亲的嫉妒。吉姆没有参加葬礼，他感到一阵愉快。这样做体现了她的身份，也许，这表明她对他父亲长期以来并不十分感兴趣。

阿默斯特德不再徒劳地去寻找吉姆·内斯比特，这时霍勒斯·利丁敦出现在他面前。利丁敦高六英尺，理了一个平头，灰白的头发清洁整齐，他身穿一件黑色晨服，外加一件马甲，显得非常得体。

“非常遗憾，爱德华，”他话语简洁，一手握住阿默斯特德的手，一手抓住对方的肩膀。

“哦，他一生很光荣，”阿默斯特德说，“他的运气很好。”

“是的，他很幸运。”

“我想，我们以后也会得到这种荣誉的，”阿默斯特德又补充道。

“肯定会是的，”利丁敦表示同意。他清了清嗓子，仿佛对这种家常的寒暄不太感兴趣，渴望谈些别的事情。“哦，对了。爱德华，你什么时候有空——等丧事料理完——我想和你谈谈。不用急，一两天以后也行。有些事情我需和你说明一下。”

“事情，什么事情？”

“父亲的遗嘱。不会占用你多长时间。内容较少，但多数内容与你有关。你知道，他是一个富翁，将他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你一旦有时间，我们就一起谈一谈。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如何？”

“今天怎样？”

利丁敦吃了一惊。“今天？当然可以。如果你有空，有什么不行呢。”

“我能抽出时间来。我想，我应该尽快知道我父亲遗嘱的

内容。”

“当然，你应该知道。这样吧，葬礼之后我立即驱车回办公室。”他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看了看说：“两点钟我在办公室等你。”

“我随后就到。”阿默斯特德说。

当利丁敦转身和其他宾客打招呼时，阿默斯特德被这种新的形势撞击着。律师的话很清楚：多数内容与你有关。毋庸置疑，父亲的遗嘱主要是对爱德华本人而言的。他心中颇为得意，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给他父亲治丧的儿子，而且是一位继承人，一位帝国的继承人。老国王已经去世了，他当之无愧是新国王，埃兹拉全部资产的新独裁者。数以亿计的资产，创办的报纸和电视台，至高无上的权力。说实在的，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能支撑这份基业。爱德华的母亲三年前死于精神分裂症，剩下来的就是孙子辈的罗杰和几个非直系亲属，老人生前很少与他们往来。爱德华是埃兹拉的独子，唯一的继承人。

爱德华一想到将拥有这些权力，心里简直要陶醉了。

他正在想人非非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爱德华，”又喊了一声，他知道一定是他妻子在叫他。他寻视了一圈，看见汉纳坐在轻便式轮椅上，罗杰在后面推着。天哪，他站着看见他们的一瞬间，忽然发现她的脸是那样的丑陋可怕。她驼着背蜷缩在轮椅里，犹如一个皱缩枯萎的埃及木乃伊，核桃壳般的皱纹也过早地爬上她那浓妆艳抹的面颊。她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她才 56 岁，与他同岁，可她看上去要比他大一倍。也许是多种慢性病的折磨，长时间躺在床上造成的。

她来到他身旁，“爱德华，”她说道，“他们马上要将棺材运往葬地，我们应该到那儿去。”

“我们马上就去。我去叫司机把车开过来。”他朝身强力壮的儿子示意。“罗杰，把你母亲的轮椅推到路边。”

他刚要走开，汉纳又把他叫住。“爱德华，葬礼结束后，我们最好立即回家。你是知道的，仪式之后有近百名来宾要来吊丧，我们俩都应该在场迎接他们。”

“是的，”他不耐烦地说。“葬礼之后，你和罗杰先回去，我稍迟一点赶回去。我必须先处理一项紧急事务。”

“处理事务？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吗？”

他想告诉这位老夫人：国王已经死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新国王必须登基加冕。

相反，他只对她说：“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迟早我会……”他的声音渐渐变弱了，“……我会赶上你们的。”

爱德华·阿默斯特德乘坐上银云牌轿车刚刚离开，汉纳和罗杰便上了凯迪拉克牌大轿车。司机将爱德华送往曼哈顿，在一座铝合金装潢的大楼前停下来。他乘高速电梯直上 26 楼，径直来到一个办公室门前，门上印着烫金字：利丁敦和克劳斯律师事务所。

他被引进那间熟悉的霍勒斯·利丁敦的办公室，心中期待着能尽快给他“加冕”。今天，葬礼总算处理完了，活人的事情才是至关重要的。

在房间的尽头，霍勒斯·利丁敦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一份文件——也许就是那份遗嘱——阿默斯特德进门时，他连忙抬起头，摘下眼镜。

“噢，爱德华，我很高兴你来的如此迅速。”利丁敦边说边站了起来。

“我不会失信的。”

阿默斯特德大步走到铺在律师那张古色古香胡桃木的办公桌前的阿伯森精致地毯上，他看见一面金框怪形玻璃镜子下面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银盘，上面有白兰地和威士忌的酒瓶和酒杯。他迅速绕到写字台前。”我可以喝一杯吗，霍勒斯？”

“请，请喝吧，”利丁敦连忙说。

阿默斯特德拔去只剩下半瓶雷米·马丁威士忌酒瓶的塞子，将酒瓶举在手中：“你也来一杯吗？”

“谢谢，爱德华，我现在不想喝。但是你——你随意喝吧。不用客气。”

“那我就客气啦。”阿默斯特德说着，就在一个小矮脚酒杯里倒了一英寸高的威士忌。他闻到了扑鼻的酒香，然后一边喝着，一边朝路易十五年代用果木制的桌旁的一张雕刻精致的法兰西式靠背扶手椅走去。

阿默斯特德坐进扶手椅时，他发现利丁敦正心事重重地注视着自己。

“如果您为我担心的话，霍勒斯——大可不必，”阿默斯特德说。“我一切很好。”

利丁敦痉挛似地摇着脑袋，身子瘫痪在胡桃木靠背椅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那才是可以理解的。失去自己的父亲——这样的事情并非天天发生。”他耸了耸肩，“不过，任何人都像他一样有这么一天的。”

“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阿默斯特德说。

利丁敦听后吃了一惊。

阿默斯特德微微一笑，“我吓着你了吧？我从未出过风头，霍勒斯。我已经 56 岁了，我从未想过我会有机会干一番事业，

现在是我施展才华的时候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又呷了一口威士忌，然后将酒杯放到桌子上，“是不是这样，霍勒斯？”

“噢，对——对的，当然，你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再说，他也没有创办什么慈善机构。”

“好的，让我们结束掉这件事，使之合法化，霍勒斯。”

利丁敦有些焦虑不安，他尽力镇定自己，他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挪近一点，停顿了一下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你要我向谁宣读遗嘱吗，爱德华？”他仓促地说道，“遗嘱不长，我听说赫斯特的遗嘱有 125 页长，埃兹拉·阿默斯特德的仅有 37 页。这对处理如此复杂的遗产问题来说，他的遗嘱短多了，我现在就向你宣读。”

阿默斯特德咧嘴笑了一笑，“看你这正经的样子，就像电影中家人亲戚围坐在一间屋里，恭恭敬敬地听老人的遗嘱。”

“这个……”利丁敦支支吾吾地。

阿默斯特德坐直身体，“只把其中的要点告诉我就可以了。将来有多点空我会读完遗嘱全文的。你可以送给我一个副本。现在就读点要点吧，比如我是不是继承全部财产，或者是大部分？”

“他留给了你大量的财产。不过，他为他孙子——就是你的儿子，罗杰——提供了一项托管财产的所有权。另外，他将斯特鲍尔达文思附近的一座乡村别墅——他七所住宅中的一座——给了汉纳——阿默斯特德夫人。至于他所有的股票，他把一半移交给了你，当然，汉纳拥有另一半——。”

阿默斯特德听到律师提起汉纳，漫不经心地做了个手势。“汉纳没有问题。”

“那好，其余的六幢别墅归你所有。另外还有一些象征性（纪念性）的遗赠——主要是在报业辛迪加的少部分股份——给予老人在世时雇佣多年的老职员。可能还有十几项的遗产赠给远房亲戚。”

“那么其余的财产都给我了？那些牧场——”

“余下的一切都归你，爱德华。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煤矿，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油井，市场集团公司，纽约的不动产，商业船队，除赠给大都市博物馆一部分美术作品以外的其他作品。”

阿默斯特德冲动的好奇心一阵阵地涌向心头。“吉姆怎么样？”他询问道。“吉姆·内斯比特。”

利丁敦似乎犹豫起来，“什么她怎么样？”

“遗嘱中提到她了吗？”

律师仍然犹疑了一下，“没——没明确提及。”

“这是什么意思？”

“噢，你知道，遗嘱是一份公开的文件。遗嘱一旦被认定后，任何人都可以看。我——我认为埃兹拉不想因为与内斯比特小姐的关系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推测。”

“推测，”阿默斯特德哼了一声。“这老伪君子，任何人都知道他一直暗藏着她，他一定给她留下什么遗产了。”

“我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留给她。”利丁敦说，“我只是说在遗嘱里没有提及过她。在埃兹拉去世之前，也就是他刚刚生病的那会儿，内斯比特小姐就得到了一笔财产。”

“他给了她什么？”阿默斯特德急于知道这一点。

利丁敦谨慎地回答道，“我想，作为我，还是不回答的好，爱德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秘密——”

“我知道，我知道。”阿默斯特德打断了律师的话。他将手中杯里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从胡桃木办公桌上的雪茄烟盒里抽出一根雪茄，衔在嘴里。“我只是想知道他在临终前是怎样处理吉姆的。难道他要丢下她不管吗？”

“噢，不，不——”

“他让她继承那套私人公寓没有？”

“他在几年前就把那幢房子给了她。而且，还给了她一笔现金。他是个慷慨的人。她以后会生活得很舒适。”

“我明白了，”阿默斯特德点燃了雪茄，吐了一口烟雾，“还是回到我的问题上吧，霍勒斯。他总共留给了我多少财产？”

“我说过，大部分的财产。大约四分之三吧。”

“我只要具体的数字，霍勒斯，多少？”

“我得估算一下——价值要超过十多亿美元。”

阿默斯特德坐了下来。沉默片刻后，他说：“霍勒斯，他留给我的警言是什么？”

“警言？”

“就是使人感到刺耳的话，暗下的钉子。这个老家伙在入棺材之前是不会让我舒舒服服地接受遗产，总会在什么问题上刁难我，死后还会给我压力。有这方面的内容吗？”

“这个……，”利丁敦顿时变得张口结舌起来，“我重复一遍，他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给了你。”

“真的？”阿默斯特德紧追不舍，“没有‘如果’，‘并且’或者‘但是’这类句子吗？”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份报纸，”他说，“财产中包括那份报纸吗？”

“所有报纸。”利丁敦纠正他的话说，“你知道，他已经削

减了多数报纸，不过现在仍有五家报纸在发行。”

“我只对一家报纸感兴趣，”阿默斯特德精明地说：“《纽约记录》，他的旗舰报。别的都是垃圾。但是《纽约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他紧盯着律师的脸庞，觉察到对方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他把《纽约记录》留给了我，是真的吗？”

“噢，是的。”利丁敦翻着遗嘱的文件回答道。“对，我正准备跟你谈这事呢！”

“还有什么可谈的？”阿默斯特德毫无耐性地说，“那是对我至关重要的一份遗产。那报纸曾使他名扬四海，直到他渐渐忽视了它。我是靠这张报纸成长起来的，我知道怎样去办那份报纸，现在已经是我的了，是不是？”

利丁敦翻阅着遗嘱的纸页，“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他说道。他找到了那些他需要参照重读的部分。“关于《纽约记录》，这是个限定性从句——”

“什么样的从句？”

“他把报纸传给了你，但是还有一个限定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这是——这是一个古怪的条件。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加上这个条件的，但是我不理解他加上这个条件的理由。不过，我按他吩咐的做了，我加上了这句话。”

“您能告诉我，那是个怎样苛刻的条件吗？”

“当然，你马上就能获得《纽约记录》这份报纸。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让你试办一年报纸。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你必须使你的报纸的发行量超过《纽约时报》，哪怕仅仅只有一次，报纸的所有权就永远归你所有。如果你失败了，报纸必须出售给《纽约时报》的老板保罗·埃尔德里奇。你父亲和埃尔德里

奇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当然，这项条款是不会奏效的，如果——”

“这个畜牲！”阿默斯特德勃然大怒，脸色变成死灰色，“我早就知道没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总会给我出难题的。我早知道埃兹拉会用什么方法来刁难我，他也知道这张报纸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他明明知道自从1954年以来，《纽约记录》的发行量从未超过《纽约时报》。他提出的条件他知道是无法办到的。他想借此向世人表示，他是个严格的父亲，表面上留给了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最终我将失去它。他想向世界宣布，他过去不使用我是正确的——我是一个平庸之辈，不值得——。”

“且慢。听着，爱德华，”利丁敦插话道，试图来安慰他，“即使你失去了这张报纸，你还能得到它所出售的钱，你还可以在纽约重新开始创办一家报纸。”

“你不明白，”阿默斯特德气愤地说，“你没有像我那样了解他，说穿了，他从不在于钱，我也是。他关心他的报纸。报纸使他——蜚声国际，名扬海外。我是靠着它长大的。《纽约记录》在我的心目中高于一切。得到它就能给我创造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他偏偏不让我得到它，不给我机会。”

“爱德华，可能你有点不讲道理。我重复一句，你可以重新开始你自己的报纸——。”

“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不是随意就能够开办报纸的。每家报纸都有它生存的条件，就像一个人一样，有着心脏和灵魂。它是每个读者家庭和生活不可缺少的朋友。《纽约记录》就是这里成千上万的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我完全能够接过来，办下去，使它的读者愈来愈多，达到光辉的顶峰——但

是现在不行了，他不让我干。”

“你照样可以按你自己的意愿去办，爱德华，”利丁敦说道。“这报纸属于你支配整整一年呢。”

“一年，”阿默斯特德沮丧地重复着，“他要我一年内完成他在十几年内未能完成的事。他知道这无法办到。这个畜牲。”

律师再次想法说服他，“爱德华，他一定非常器重你，几乎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你。他把纽约的一家大电视台都留给了你，现在人人都爱看电视。”

“去他妈的电视台，”阿默斯特德说，“那只是为文盲和弱智者提供的连环画。一个内容仅播两三分钟，没有给人留下时间更深一步的了解、思考、消化和吸收。唯一的精雕细琢的节目就是商业广告。他留给我电视台了？”

“还有十亿美元。”

阿默斯特德将烟头揷灭在白蜡烟缸里，然后站了起来，“他留给我的全是垃圾，”他沮丧地说，接着摇了摇头。“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他瞟了一眼律师，“这里有没有电话，我想打一个私人电话。”

利丁敦来到他跟前，“我带你到隔壁的会议室去打。那里的电话没人用，要我帮你接通吗？”

“这是私事，我想自己做。”他从茄克衫里摸出了一本小的通讯录。“我要见一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你会来赴约。”卡尔·沙尔夫医生说，随后，他关上办公室的门，引爱德华·阿默斯特德坐在他位子对面的一张褪了色、破旧的棕色皮椅上，自己则坐在那张黄色扶手椅里。